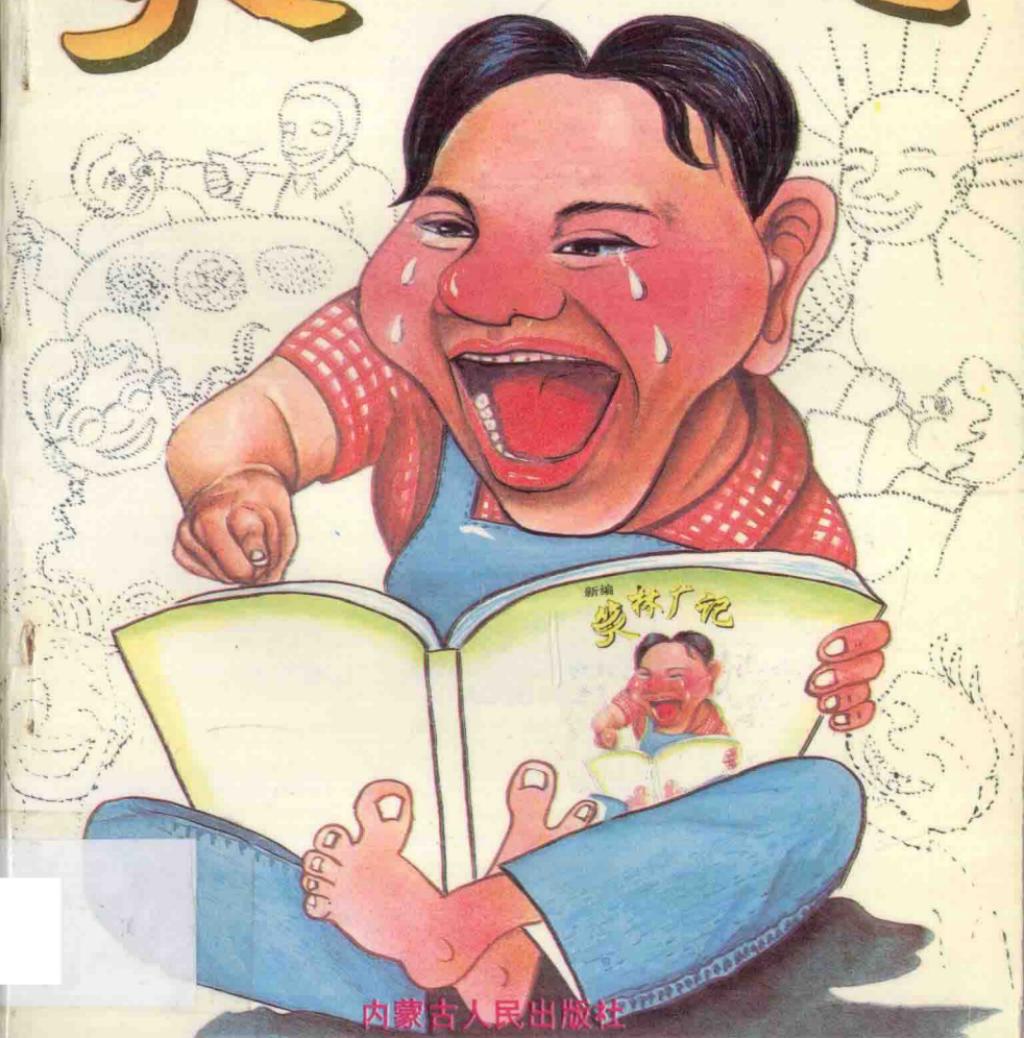


新编

笑林广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编笑林广记

广林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编笑林广记(三)

广林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河北省兴图工贸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20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全三册定价: 14.40 元

ISBN7-204-03276-4/G · 684

单册定价: 4.80 元

目 录

哥哥你错了	1	萝卜烧肉	24
铜锅生儿	3	新瞌睡法	25
打锅熄火	5	怕你	26
我要半把	6	忙乱主任	27
只造第三层楼	7	放大照片	28
学官话	8	原来如此	29
懒婆算命	10	掉到河里	30
心往一处想	11	贺礼二百	31
糠和马鹿	12	愤怒讲究客观	32
我以为是头毛驴	13	教练有方	33
三个朋友	14	决不随意乱划	34
拾钱喊三声	15	伤肺伤胃和伤心	35
徒弟烧菜	16	没病	36
让公公的帽子落落地	17	一字之差	37
涎嘴的姑爷	18	离婚	38
三兄弟学乖	19	拍马屁	39
踩猪尾巴	20	望天	40
米是树上结的	21	诀窍	41
巴吐、地主和章恩	22	孙子说的	42
打赌	23	解说	43

客套	44	祖父能养大吗	67
绝妙的恋爱信	45	庸医推理	68
乐趣	46	治麻雀	69
同一个地方	47	耐心	70
甘当小学生	48	冷的不要钱	71
肚子痛	49	拉弯了	72
藏起来	50	处女作	73
何处领款	51	不用急	74
回光返照	52	都是第一次	75
稿酬	53	一丝不苟	76
藏书秘诀	54	精心挑选	77
拜晚年	55	如何分辨	78
斜眼老师	56	破旧俗	79
六七四十三	57	分苹果	80
是我站错了	58	情书	81
一封情书	59	桥上	82
与你何干	60	集邮迷	83
大买卖	61	小差错	84
暖壶	62	理发	85
医生治肥	63	借电唱机	86
找对象	64	感触深	87
看病	65	吃冷烫精	88
无以解释	66	销售	89

儿子太小	90	没什么急病	113
各执一词	91	套话	114
标志	92	听而不闻	115
最后一句最精彩	93	考试	116
超重	94	遵医嘱	117
精巧的书架	95	次品维纳斯	118
吻	96	不得要领	119
以眼还眼	97	还要一个法官	120
达尔文	98	信没收到	121
新娘的抱怨	99	行话	122
提亲	100	老太太要病假条	123
现场会	101	心中只有一个你	124
爱情	102	对话	125
十字路口	103	我比他先到	126
近亲结婚	104	冰冻七日	127
也能发炎	105	奉送小辈	128
顾此失彼	106	新婚夜谈	129
显示自己	107	买半张票	130
进城	108	争取九秒钟	131
学了一手	109	再说一遍	132
那儿看不见	110	学哑吧	133
意志	111	不是为了爱情	134
教训	112	泄漏秘密	135

自己的皮	136	运气太差	146
绝法	137	夫妻不同	147
书的药用	138	海盗	148
早晨好	139	都是我的	149
病得厉害	140	太太是接生婆	150
会心妙喻	141	你占便宜	151
我找给你	142	报复	152
要钱的信	143	一定年轻	153
丈夫天下	144	照片	154
数与量	145		

哥哥你错了

据说清朝时候，有年科举考试，卷中有“昧昧我思之”一句。有个考生视力不佳，把“昧昧”二字误看成“妹妹”，答卷中写成：

妹妹我思之。

批卷者看了，不觉好笑，挥行批道：

哥哥你错了。

放蟹喝水

一个老汉在街上买了一只大螃蟹，装在布袋里，拿回家做菜。

走到半路，天气太热了，布袋里的螃蟹直吐泡泡。

老汉觉得怪可怜的，心想：螃蟹一定渴得难受啦，让他喝点水吧！

老汉解开布袋，让螃蟹到河边去喝水，螃蟹到了水里，就再不回来啦。

老汉呆在岸上等呀等呀，等了老半天也不见螃蟹上岸来。他不耐烦了，顿足骂道：“坏东西！我好心好意把你放出来喝水，你倒忘恩负义了！”

两件新袍子

土司老爷想做件新袍子，便把公颇叫了来。公颇来了，土

司对他说：“你去找个裁缝来帮我做件新袍子。”

公颇问：“这新袍子是做什么穿的？是去朝见皇帝穿的呢？还是接见老百姓穿的？”

土司觉得公颇问得有理，便说：“你先说说，朝见皇帝穿的袍子该怎样？接见老百姓穿的袍子又该怎样？”

公颇说：“那还不简单！皇帝是万岁爷，真命天子，做臣下的对他只能恭恭敬敬；而老百姓呢，他都是老爷的子民，老爷就该对他们显显威风！”

土司给公颇这么一恭维，心里乐滋滋的，便说：“那你叫裁缝做两件吧！”

“是朝见皇帝和接见老百姓的各一件吗？”

“是啦！别罗嗦了！”土司有点不耐烦。

公颇严肃地说：“我有点笨，怕听不清楚，罗嗦一点不碍事的。”

公颇到外面找到裁缝师傅。裁缝师傅听说是土司老爷要做这么两件新袍子，就害怕起来，埋怨公颇出了难题。

公颇说：“这有什么难？”

裁缝师傅说：“土司老爷就爱挑剔人。前次他要我给做件新袍子，我做了，他这样看看说不合身，那样看看又说不合意，看来看去，挑剔半天，把新袍子穿走了，工钱也不给。”

公颇说：“这回有我呢！”

裁缝师傅说：“那你说怎么裁？”

公颇说：“我说怎么裁你就怎么裁，有事我顶着。”

裁缝师傅听了公颇的话，做了两件新袍：一件是前襟短到膝盖，后襟长到脚跟；另一件则是前襟长到脚尖，后襟短到膝窝。

土司老爷一见到这两件袍子，就大发雷霆。

公颇说：“老爷，我原先不是问清了你，这两件新袍子，一件是用来朝见皇帝，一件是用来接见老百姓的吗？”

土司爷说：“是呀！现在这两件袍子怎么能见人呢？”

公颇说：“这样就对了。老爷去朝见皇帝的时候，要恭恭敬敬，哈腰低头，不能站直，衫襟短，后襟长的正合适；老爷接见老百姓时，就威风凛凛，眼睛朝天，这前襟长、后襟短的也正合适。要是穿前后襟一样长的衣服去朝见皇帝和接见老百姓，不是前襟扫地，就是后襟拖泥，多不体面啊！”

土司老爷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铜锅生儿

有个吝啬的地主，家里有许多铜锅。穷人有的连个熬菜的破罐子都没有，他也不肯借用一下，害怕把铜锅用薄了。

一天，登巴俄勇去见地主，献了哈达，要求借锅。说了半天好话，地主才答应借给他用两天。

两天后，地主来要锅。登巴俄勇在锅里放了一口小锅。地

主不解，问这小锅是哪里来的？登巴俄勇郑重地答道：“这锅生了个儿子，因为是你的锅生的，一齐给你吧！”

第二次他又去借锅。地主想：我把锅借给别人的人，还来时总是用薄了一点；唯有借给他，一个出去就两个回来。于是便慷慨地答应了。

这次登巴俄勇借了一口大锅。

几天后，地主又来拿锅，他又在锅里放了一口小锅，仍然把它给了地主。

地主可沉不住气了，再三问道：“为啥锅借给你就会生儿子呢？”

登巴俄勇假装想了半天，答道：“我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不过，我想你是个有‘福’人；我虽穷，也算个有‘福’人。两个‘福’人遇到一块，锅就会生儿子了！”

地主一听哈哈大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

临走时，地主对登巴俄勇说：“今后你缺啥尽管说吧！”

“几天后我还要借锅，不过要再大一点的！”

回去后，地主把他这事告诉他老婆。他老婆一听就说：“可惜这锅不是金子的，要是金子的，借给他一次就生个儿子，多借几次不是会发大财吗？”

几天后，登巴俄勇又去借锅。地主便把一口现赶制成的更大的金锅，借给了他。

登巴俄勇拿回去一看是金子的，便用斧头把它打碎成一块一块的，分给了买不起锅的人。

日期到了，地主跑来拿锅，满以为大金锅也一定会给他生个小金锅儿子。谁知一进门，登巴俄勇便哭丧着脸向他说：“你真倒霉，大锅死了，成了碎块。我看它没有用，便把它分给了穷

人。”

“锅怎么会死呢?”

“你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知道，凡是能生儿子的东西，都是有生有死的——人、牛、马、羊不都是这样吗?”

地主一听怒气冲天，无可奈何地走了。

打锅熄火

冬天，一个有钱人请了许多宾客，别出心裁地在大门前煮了一大锅奶茶，准备招待客人。

锅子下面的火烧得很旺，奶茶翻滚沸腾，他便叫奴隶们拿了很多扇子出来，朝着大锅直扇，客人见了莫名其妙，奴隶们却想笑而不敢出声。

路人见了，奇怪地问他：“这是为了什么？”

那个有钱人得意洋洋地夸他为的是要奶茶冷些，好让客人进口。

路人和客人都笑了，一齐向他说道：“奶茶滚沸，是因为火烧得太旺。你为什么不抽柴熄火，却打扇止沸呢？”

那个有钱人认为大家说的是笨主意。他抱起一块大石头，猛向锅中一掖，把锅打破，哈哈大笑道：“你们看，奶茶把旺火熄灭了，何必还要抽柴熄火呢？”

吃酒席

古时候，有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瘸子、一个豁牙子，

他们四个人到一个娶媳妇的人家吃酒席。

他们四个人酒席吃罢，谈论酒席的好坏。瞎子说：“这个酒席很好，人们笑语纷纷，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呀！”聋子说：“这个酒席很好，人来人往，但是听不到歌声笑语！”瘸子说：“你俩说的都不对，这个酒席很好，人们的脸上有笑容，一片歌声笑语，但是主人屋里的地实在太不平整啦！”豁牙子说：“你们说的全不对，酒席是很好，就是饭菜太硬了！”

当他们四个人争论不休、争面红耳赤之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老人来，对他们说：“你们四个人还是看一看自己的不足吧！”



我要半把

地主儿子要到城里去买东西，临走，他去问父亲，进城买东西应该注意些什么。地主告诉儿子：“城里的商人很狡猾，他

们要的价钱，你只能还一半，不然的话，就会上他的当！”

儿子来到城里的一家商店，东看看，西看看，最后准备买把刀子。于是问商店的老板，刀子多少钱一把。老板告诉他：四十两银子。儿子想起父亲的话，马上还口二十两。老板认为这个买主还大方，就说：“二十两不行吧，三十两怎么样？”儿子立即说道：“十五两。”老板感到很奇怪，怎么我在少，他也在减呢！于是说：“你若真的要买，再让二两，二十八两，不能再少了。”地主的儿子立即又还十四两。老板没办法，只好再说：“既然你安心要买，卖够半钱算了，干脆二十两一把。”“十两。”地主的儿子也回答得很干脆。

商人有点不耐烦了：“你是来跟我开玩笑吧？我看你买不起刀子，没有钱，我送你一把！”地主的儿子说：“不，我要半把！”

只造第三层楼

有一个富翁去拜访一位朋友，非常喜欢这位朋友的三层楼房，他站在第三层楼上一面眺望，一面心想自己有钱有势，也该有这样一座高大、宽敞、漂亮的楼房，才不显得孤寒。于是，急忙回家。唤了几个出名的木匠来，问他们会不会造像他朋友那样的楼房。

木匠们回答：“那是我们造的。”

那富翁一听很高兴，立刻命令造楼。木匠们便打地基，筑墙脚。可是，那富翁却奇异地问道：“你们打算造一座什么样的楼房？”

“造三层楼呀。”

富翁笑道：“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先造顶上那层楼，偏要先造地基墙脚呢？”

木匠们一本正经地回答：“造房都是由低到高，层层加盖的嘛！”

富翁大发脾气地骂道：“你们这般蠢人，还罗嗦什么，就给我造那第三层楼好了。”

学官话

从前，在一个较偏僻的山寨里，有个爱逞能、好称霸的富家儿子。他见城里的官老爷们一说官话（汉话），吓得寨子里的人木呆呆的（听不懂），神气得很，心里想到：“我家有的是银两，何不进城去学些官话回来，在穷骨头们面前神气神气？这样打定了主意，他就告别母亲，带上一包银子，进城去了。

走到半路，碰上了个骗子。两人一交谈，骗子知道他要去学官话，又见他包袱沉沉的，早就估摸到包里定有不少银两。便张口诱骗“啊咧咧，学官话何消去县城，我教你。”

富家儿子一听，很高兴：“你会讲官话？真的教我？”

“当然”。骗子慢悠悠地说：“不过，你得答应把你包袱里的银子都给我。”

“行！”富家儿子心切得很，连声答应。

骗子本不会说多少官话，只胡乱教了四句：“是我”，“昨晚上”，“何消说”，“当然罗”。

富家儿子自以为学会了官话，银子都给了骗子，连夜赶回

家来。他的老母亲听到“咚咚”的敲门声，从梦中惊醒，忙爬起来，咳嗽了两声，用纳西话问：“哪个？”

他站在门外，禁不住拿官话高声说：“是我！”

老人听得是儿子的口音，穿上衣服去开门，借着月光，仔细辨认，果真是儿子，喜出望外：“我儿，想不到这么快就回来了，哪阵学会官话的？”

“昨晚上。”

老人虽听不懂儿子在说什么，但心头明白是在说学来的官话，不去多问，独自在锅灶边忙碌。不大工夫，饭菜熟了，让儿子吃个饱，又打一盆热水来：“我儿，走累了吧？拿^拉水洗洗脚，会舒服些。”

“何消说。”

“洗了脚，就快睡吧。”

“当然罗。”

说也巧，这天晚上村里有个人被杀，第二天天一亮就报到县府里。县官坐着轿子来审案了，只见他把桌子一拍，胡子一吹，眼睛一瞪，喝叫道：“是哪个杀了人？”

在场的所有人一个也听不懂县官在吼叫什么，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时富家儿子以为逞能、摆神气的机会到了，便“霍”地站起来，用刚学来的官话大声说：“是我！”

县官定神一看，是个小伙子，便骂道：“好大的胆子，是什么时候杀的？”

“昨晚上。”

“杀人要偿命！”

“何消说！”

县官从来没见过这般胆大如天的人，怒气冲天，指令左右：“把他抓起来！”

“当然罗！”

富家儿子只知道在穷骨头面前逞能——炫耀自己会说官话，哪知话刚落，便被捆绑起来，动都动不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懒婆 算命

有个又懒又馋的财主婆，听说张铁嘴能未卜先知，算命如神，心里怪痒痒的，决定去试试真假。

张铁嘴从半开半闭的眼缝里把这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女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只见她嘴上沾满了瓜子皮，一张粉脸像冬天早上下了霜的马屎蛋，猜出是个好吃懒做的，就叫她报上生辰八字，然后掐指推算了一会，说：“你这个人，大腿痒，朝上搔；头皮痒，往下抓；你家的猪朝前拱，鸡往后扒。”

她试着搔搔大腿，又抓抓头皮，果然不假，只是不知家里的猪是不是朝前拱，鸡是不是往后扒。最后，张铁嘴又对她说：“你千万莫把今天算命的事对你男人说，不然，你要挨他一巴掌。”

她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把鸡叫回来，撒了些谷子，只见那一只只鸡一边啄吃一边往后扒。又把猪放出来，丢了一把蚕豆。猪吃完蚕豆，又朝前拱土，把土堆堆也拱翻了。她感到张铁嘴算得真神！

吃过晚饭，她又想起张铁嘴最后说的话，一直不敢把算命